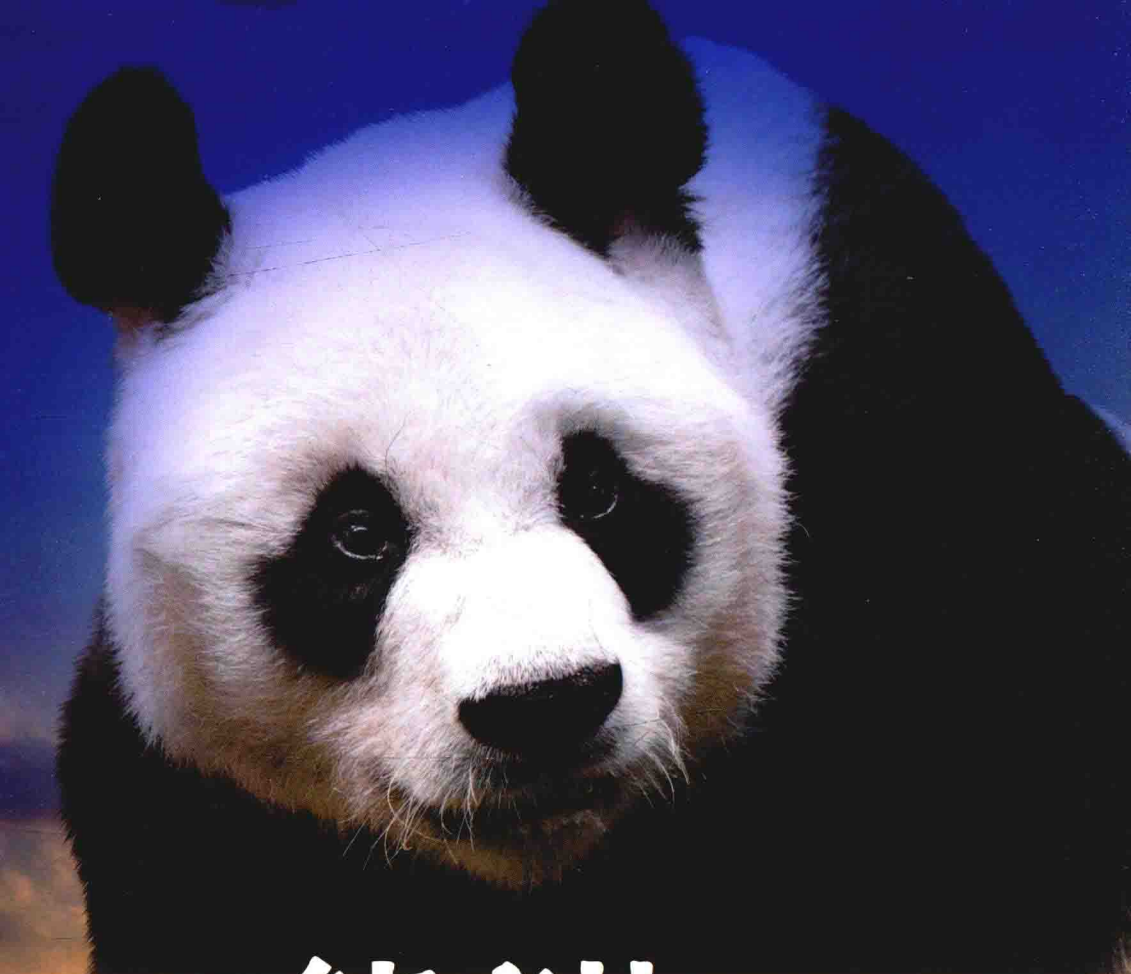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熊猫传奇

DAXIONGMAO CHUANQI

刘先平 著

影像青少版

典藏书系

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影像青少版·典藏书系

大熊猫传奇

DAXIONGMAO CHUANQI

刘先平 著

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旭霞
装帧设计：巢倩慧
责任校对：高余朵
责任印制：汪立峰

雪獒图片提供：中国顶级名獒会所 徐涛 [摄影]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熊猫传奇 / 刘先平著. — 杭州：浙江摄影出版社，2018.1
（影像青少版·典藏书系）
ISBN 978-7-5514-2022-8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278180号

大熊猫传奇（影像青少版·典藏书系）

刘先平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：310006

网址：www.photo.zjcb.com

电话：0571-85170614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：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：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14.5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14-2022-8

定价：32.00元



目 录

CONTENTS

卷首语·····	1
洞尕，你在哪里？·····	2
半个蹄印·····	26
雪山倩影·····	49
森林刁客·····	63
恐怖的高山草甸·····	90
突破重围·····	117
火烧亚郎山口·····	140
恶魔岭·····	168
雪原蹄疾·····	195
后记·····	225
刘先平四十年大自然探险考察主要经历·····	226



卷首语

这儿，
是雪的故乡；
山的母亲；
江河湖海的摇篮。

天，蓝得滴水。云，白得耀眼。太阳多情，纯净辉煌。鲜花，妖艳得炫目。

连空气也像是彩色的，弥漫着紫色，飘逸着苍绿，喷溢着虹晕，而日光却恣意纵横……

巍巍大雪山雄踞霄汉，银峰群立蓝天，周天寒光迸射。峡谷跌落，冰川浩荡。无垠的山野，漫漫的荒漠……犹如地球两端的极地。这儿是威严和壮美的集萃！

冰雪的底层，却汨汨地流动着大山的乳汁，激情澎湃，一泻千里。江河从这儿起步，谱写一部无尽的中华史诗！

雪山下，苍苍莽莽的森林追随着群山掀浪，跳动着蓬勃灿烂的绿的生命浪花。

洞尕，你在哪里？

伟伟！

这个毛团样的小家伙，从隐蔽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。用的是小快步，圆屁股颠得像个球直弹，偎依到妈妈的身边。

突然而来的巨大喜悦，使小兄妹俩得意忘形，不觉齐声呼唤。刚意识到惹了乱子，立即掩口屏声息气，但已经迟了——

是承认了他们给起的名字，答应了对它们的呼唤？洞尕和伟伟都抬起了头，往树冠搜索，目光齐刷刷射向小兄妹。





果杉急得往横枝上一伏——往哪躲呢？在既没有蒿草，又无小灌木丛的树枝上——晓青倒是端坐着，不知是事到临头，泰然处之，还是惊愣在那里？

母子俩和小兄妹，互相对视着。晓青没听到洞尢哼出声，那目光并不逼人，也不凶狠，似乎和它逗伟伟玩时一样，带有种温和……总之，那目光中传来了一些她说不清的东西，轻轻叩了叩她的心扉。这个伟伟，却不是个老实角色，瞪着新奇的眼也就罢了，还想表现表现胆量，逞英雄，居然哼起来了。

哼得果杉提心吊胆：它们会爬树，若是把他们从树上撵下来，他和晓青往哪躲，往哪逃？

洞尢收回目光，偏头对着伟伟，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声。伟伟立即安静下来，像服了一贴特效镇静剂。洞尢转身走了，似乎已经做完了审查工作，头也不回。伟伟又回过头来瞅了他们一眼，鼻子一歪，像是做了个鬼脸，这才跟着妈妈走了。

“快，快下去！”

果杉失火似的催晓青，晓青有些茫然：

“你不想看啦？”

“还看？等到它爬到树上送给你看？它上树的本领比你强得多！”

晓青却留恋起这个曾叫她胆战心惊的横枝。这里居高临下，能看到洞尢，看到伟伟，看到它们啃肉、吃竹，看到它们嬉戏玩耍，还看到洞尢对付仇敌，看到伟伟淘气……

她还不具备动物学的知识，也不知道观察、研究动物行为是门科学。她更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些人，愿意花费百万巨资，或冒着生命危险，梦寐以求能在野外——大熊猫的故乡，一睹它的姿容。更别说是今天如此动人、精彩的场面，是





有些科学家跋山涉水几十年，也未能亲眼见到的。

但大熊猫母子俩的一举一动，给了她快乐，给了她美的享受，给了她启迪，引起她思索……这是真真切切的，是她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。

“你怎么尽发呆？快呀！”果杉又催。

“我看……我觉得，它没露凶相，也没狠叫……”

“哎呀呀！你是它阿姨？它对红狼张牙舞爪了吗？”

晓青的信心有些动摇了，果杉撵她往树干移。常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其实下树可比上树更难。好在大熊猫还没追来，果杉先下，在下面一步步托住她。等到落地，他俩都已满头大汗。

双脚站在大地上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洞尕和伟伟的身影都未出现，红狼夹着尾巴跑了……果杉还是警戒着竹林方向，洞尕回击红狼的情景，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“竹林对大熊猫有这大用场，没想到。”

“又吃它，又用它当城墙。”

晓青喜欢这话题，她正在思索发生过的战斗。

“长城，是万里长城！懂吧？”对他崇敬的事物，果杉从来不吝惜词汇，“红狼怎钻得进？独眼来了，也进不去！”



“要进，只能从洞里钻。嘻嘻，该它倒霉了，洞尕等着哩！真灵，它就晓得红狼来了。”

“跟你讲吧，野兽的鼻子都尖，尤其是对敌人，老远就能闻到气味。”

“那，么事洞尕没发现我们，没发现吊在树上的羊肉？”

“我们在树上。它那儿羊肉多，气味够浓的了，还要闻这边的？”

“昨天，我们一来，老雕、老鸦就盯上了，今天红狼来得也不慢呀？”

“对，野兽找食的本事大！谁都怕饿肚子，小命活不成嘛！洞尕跑了多远的路，你晓得它是从大雪山来的，还是钱家磨沟来的？五花海离那有多远？骑马也要跑几天，洞尕不是照样找到了？”

这倒引起晓青的新顾虑了：

“红狼还要来？来很多很多？”

兴奋的光彩，从果杉很有个性的脸上消失了。眼里浮起一缕云翳。不过，这一切都只停留了一会儿，就像来了场大风。

“那两个怕是不敢来了。”他听说过红狼的营群性，“就是它们再喊来一群，也没啥了不起呢。”

怎么个“没啥了不起呢”？他说不准。晓青也听出他话中的干涩，不禁向红狼遁去的方向看去。

山谷中，鄂尔斯姆的一串珠宝，闪光流彩，但又千姿百态。每个海子都闪着难以描摹的珠光宝气：湛蓝、粉红、浅蓝、湖蓝、淡黄、血紫、钢蓝……浓淡不一，交相辉映。这幅新的景色，和她见过的都不一样。她抬头看天：太阳又快擦到雪山顶了，斜阳倾泻。原来在不同的时间，站在同一地方，看到的海子也不会一样。站在山上或山下，就是同一时间，海子也一定呈现不同的色彩。

喧嚣的嘎嘎声，从海子苇湾中腾起，接着是水击声、拍翅声。直等到一切重归沉静，也没见到一只水鸟飞起。她这才又想起红狼，在海子边搜寻……

没见到红狼的踪迹，只有两行密密的森林，星星点点的红花、白花，倒映在海子里。

西去的太阳，已提出新的问题。他们在家中，一切的事情都是那样自然，问题都有妈妈管。到了森林、山原，大自然总是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，要他们思索、决定、解决。

“哥哥，羊肉怎么办？”

果杉皱起眉头，然后猛地站了起来：

“喏！枪给你。这是保险。要是红狼来了，来得及上树，就赶快上。红狼不会爬树。来不及，就这样——”他做了个瞄准姿势，又指了指扳机，“一抠，枪就响了。”

“我不会瞄准呀！”她不止一次帮他拿过枪，但现在要她放枪，手缩回来了。

“不要紧，打不着它，也能吓唬它！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你一个人去送羊肉？我不干！不干！”

晓青急得眉毛都快竖起来。

果杉觉得好笑：

“我的脑壳是钢铸铁打的？我是上树去看看，看看洞尕、伟伟在不在？它们不在，我们就赶快把羊肉送进洞去！”

晓青心放下了，可嘴嘟得像桃子：

“你怎不早讲清楚，要是它们还在呢？”

果杉不耐烦了：“你那个脑壳子……”

看到晓青忧虑的脸色，他忍住了，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，而是安慰道：“看看再想法子嘛。这样吧，我上树去看，你在树下想办法，反正你心细，脑壳转起来快。”

晓青嘴不撅了，还催他：

“快上吧！再磨，太阳就落你嘴唇上了。”

没上一截，果杉又急得吼了，尽管压低了声音：





“我又不会偷吃羊肉，要你看着？你望那边，监视四周，要不，红狼来了，你还以为哪条小狗找你要！”

晓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真的端枪环顾。四周除了果杉的蹭树声，简直成了风的世界，风儿一会儿轻轻拂动，一会儿又呼呼吹起，像是山野沉睡时发出的起伏呼吸声。这种夜一样的寂静，也给她带来了在夜色中的警觉，只要树丛有些异样摆动，她会立即一惊，久久探视。一声不寻常的响动，也能使她把秀丽的双眼瞪得像铜铃一般。

她毕竟不是初入森林，理智也在不断说服自己：不要紧张，不要疑神疑鬼，恐怖总是先偷袭胆小的人……她渐渐镇定了下来，握紧手里的枪，仔细地打量起保险、扳机，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果杉跳落在她的背后。他笑咪咪地对她眨眨眼，眼角藏着狡黠：

“今天任务完成了。回家！”

“你把篓子解下来，我们送去！”

“就让它吊在这上面。老雕抢不去，红狼够不到，星鸦也偷不去。”

晓青这才发觉他的神情有点不对劲：

“不给它们送羊肉了？”

“谁说不给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巧嘴利舌的晓青，也被呛得说不出话。

“明天再送，还能迟了？”

他说得轻轻松松。

“今天么事不能送？”

“洞尕坐在那里。喏！这个样——”

他想尽量缓和气氛，做了个怪相：伸腿撂胳膊地坐在地下，使劲挺出个肚子：

“伟伟呢，绝了，仰八脚儿朝天睡，还伸个手背，盖住眼哩！有妈



妈守着，它睡得甜甜的、香香的、美美的，安逸极了！你能去叫醒它，通知它，我们要送烤羊肉，叫它们快走开？”

果杉只要拿出演说家的才能，生动、形象、鼓动性的效果立即产生，撩得晓青心痒痒的。她懊恼刚才没有上树去，甚至想再上去看看。从这点说，果杉是成功的。但他没估计到，鼓动性的结果，倒使她更急于送粮，更盼望它们早一天强壮起来。

“我们不是更该把烤羊肉送给它们？”

“哎！你脑壳是铁打的？你晓得吧！它叫食铁兽！活生生把鼎锅啃了。我的脑壳就是铜铸钢打的，管什么用？”

果杉经不住晓青的追问，终于露馅了。是的，他在树上就想开了：要是明说有危险，晓青一定不干。别看她胆小，为了大熊猫，什么事也敢干。连独眼在那里也敢去。所以，这个憨直的人，也动起了心眼





儿，尽量把事情说得轻轻松松，气氛造得融洽愉快，使她接受决定。开头不错，谁知最后还是只好把最担心的事全端了出来。

洞尕战红狼，震撼最大的还该算晓青。果杉提出的理由，确实难以反驳。她握枪站在树下，没按果杉要求很好思索，这是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总要将烤羊肉送进去。它们离开窝更好，没离开也要送。怎么送？只是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。现在，被果杉一将一激，反倒有些清楚了，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娃，自有她想问题的方法。

“哥哥，你说洞尕聪明吗？”

提这个问题，太出于果杉意料。明明看她心不服帖，可又说不出理，怎么冒出了这话？难道又像她自己说的，在耍“阴谋诡计”？他还是小心谨慎为好……

“你说嘛！”

“它是动物。动物不像我们人，会用思想。”

他想避开，绕道，生怕前面是块沼泽地。

“你说过雪狮最聪明，懂你心思，懂姑姑心思。真的假的？”

这可是个敏感的问题，果杉不愿绕过去了：

“那当然！这几个月你还没看出来？”

“洞尕呢？它对红狼，多机智！先是堵在洞口，不让它进，又吼又叫，警告它，威胁它。直到它扑上来，才不慌不忙，一掌、又一掌！你说呀，它聪明不聪明？”

“唔！这样讲嘛……也能算聪明。”

晓青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可心里已敲起进军的鼓声，鼓声中有着欢乐：

“雪狮凶吧？你说过，它威武雄壮，简直是只老虎。原先想叫它‘雪虎’，后来听姑姑说，已有个外国人，给狗起过这名字，你才改叫它‘雪狮’。你还说过，它曾经把一只马熊赶跑，在森林中救了姑姑，是吧？”

“这能假得了？妈妈会说假话？”

为了捍卫雪狮的名誉，果杉从来没有让过步。

“我从来没说过这是吹牛呀！我是怕你忘了！”

“啧啧！你真会讲！尽挑这些话！”

其实，他倒希望她扯这些闲经，只要不反对他做出的决定就行。

晓青真想哈哈笑：你等着吧！但表面还是平平淡淡地说：

“它咬过你？你给雪狮咬过没有？说实话！”

这已有挑衅的味儿了。

“你瞎编胡造些什么？它为什么事要咬我？是妈妈把它从草地上捡来的，当时它都冻得快死了。是我把它喂大的，自己馋得滴口水，也把肉省给它吃。它是那样没良心的东西？”

果杉太阳穴又在一跳一跳的了，手臂挥得特别有力，脑壳也在帮助加强力量，摆动着。要是草瓦老爹见到，一定又要说：是想斗角？你这个乱踢蹄子、乱摆角的小牦牛！

他比晓青心里要求的说得还好。但晓青还是强忍着笑，说：

“我咬过伟伟，你打过洞尕？”

果杉再憋，也明白了她的用意。哼，你兜了这么大圈子，原来如此！那你等着吧：

“雪狮是从小就捡来的，又经过驯养。野物野性，洞尕认你？等你养熟了还差不多！”

晓青不让步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挑明：

“你怕它爬到树上撵我们，它来了吗？它在窝里，对你吼了吗？像对红狼一样吗？”

这难不了果杉，他也自有道理：

“那是它不愿意，是饿得没力气爬树。这证明不了它对你好。”

“它打红狼有力气，劲大有力！你说过，它聪明！只要聪明，就能分得清好坏。我们没伤害过它，为找它，两条腿跑得都要断了。给它送羊肉，还烤得香喷喷的。它干吗要咬我们、要打我们？”

果杉直摇头。晓青又说：





“你说过的，星鸦比鬼都精。只要不存心伤它，你背支枪它都不怕。你用枪瞄准，没开枪，它也不怕。漂亮的大熊猫，还能比丑老鸦笨？”

这都是自己说过的话，果杉总不能反对果杉吧？尽管前面是沼泽地，他还是被晓青绕进去了。

“哥哥，要是洞尕和伟伟也和雪狮一样听话，懂你的心思，懂我的心思，懂姑姑的心思，我们能领着它们上山、进林子，带它们找竹子吃……将来，还能带到果城，带到成都，带到北京，哪不好？大家都和它们在一起耍、一起玩，不是太有意思了？”

在她高高鼻梁旁的两只秀丽小眼中，充满了遐想。果杉眼前闪起一片迷离的色彩，像是朝阳照在五花海上。霞光是诱人的，焕发着令人陶醉的壮美。

半天，他才喃喃说出一句：

“就怕它们不听话……”

“会听话的。老虎凶吧？狮子还不猛？爸爸说过，马戏团的叔叔阿姨，能把它们训练得表演节目。狗还会做算术。伟伟没人教，自己就会翻跟头，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。你说它多聪明！”

她的热情，像春天草场上的太阳，晒得人暖洋洋的。

“那要想法先把它们逮起来……”

“我们先喂它。你说过，它鼻子尖，对敌人和吃食分得特别清。混熟了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领回家。那就不要天天给它送肉，也不要担心独眼。草瓦老爹也能舒舒坦坦在家歇两天，他多累呀！”

话很实在，那要省却多少心思！她所描绘的前景是诱人的。

“它们会跟我们走？”



晓青猛然想起一件曾使她心花怒放的事情，两只小手一拍，高兴得像是搁浅的小船碰到一阵大风，马上就可扯篷扬帆，破浪前进。

“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！你一定也记得，姑姑碰到过一头醉熊猫，她就是用树枝，像赶羊一样，把它赶到了牧民家里……”

“嘿！那才叫精彩！牧民们谁不夸妈妈勇敢！他们谁也没有这样的胆子，还全都是男子汉。整个山原的人，有谁这样做过？”

豪情横溢，振臂挥手——果杉俨然是对着群山、森林、蔚蓝的海子，朗诵一首最响亮、最壮美、最感人的母亲之歌。

晓青被感动了。果杉引以为豪的妈妈，是她亲爱的姑姑。姑姑以自己的勤劳、知识、勇敢、善良，对牧民的情意，博得了牧民们的敬重。晓青也享有一份光荣，很自然地她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她脑海中妈妈的印象淡漠了，好像是从来没有真真切切看过妈妈的脸庞——被铁栅栏割成几块。至于爸爸，她心里也有支歌，和山原、森林、大熊猫交织在一起的歌。她自己嘛，也有自豪处——为大熊猫送粮，救护大熊猫。

“好吧！我给洞尕、伟伟送肉，你在洞外等我。”果杉改变了决定。

接着是场小小的争论。最后，当然是两人一道钻进了大熊猫在竹林中开出的绿色隧道。

先是弓起腰向里走。没一小段，突然“哧溜”一声，接着是竹竿的碰击声。

他俩被吓得一跳，浑身汗毛都竖起，直到看清是只慌张逃窜的老鼠才放下心来。那老鼠真肥、真大。

果杉停下了，犹犹豫豫，说：

“还是把枪带着吧！防备，万一它不认……”

在洞口，晓青坚决要求把枪留下，怕洞尕闻出不友好的气味，认出凶器。理由也充足，反正也不能向它开枪。果杉同意进洞送肉就很勉强，这毕竟是冒险。如果没亲眼见到红狼是怎样被打走的，或许不会这样放心不下。





“要带枪，你就在后面，离我远点！”

果杉当然不能同意，委婉地说：

“你听着，只要它吼，我们就赶快往回跑，同意吗？”

晓青用力点了点头。洞里幽暗，生怕他看不清。

前面亮堂些了，离大熊猫的窝已经不远，但无论怎样努力，也看不清洞孔。他们不觉放慢了脚步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果杉想起妈妈的嘱咐，若是晓青……他不愿想了，倒是很想说：就把羊肉放这里吧！但他没有说出口，因为他知道若那样说了，晓青一定会讲：要是红狼再来呢？思想一岔，手脚也就慢了。

晓青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，以为果杉发现了情况：

“看到它啦？”

果杉摇摇头，又向前走去。他觉得今天的竹枝、树茬、野草都有意在找麻烦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手里提的羊肉，也很碍事。

他第一次发觉，自己的手脚是那样大、那样重。他已经是轻轻地、轻到不能再轻了，但边走还是边磕磕绊绊发出声响。他羡慕起晓青，她像个猫一样，要是不回头，都能以为她不在后面紧跟着。一急，点子也来了。他回头对着她耳朵说：

“风把竹林吹得呼呼叫时，就走快点。风小了，就走走停停。”

晓青明白是用风声做掩护，点点头。

好不容易又向前走了一小段，果杉的衣角被晓青拉住了。晓青对他使眼色，要他注意听。

一种很有节律的声音，在竹叶的簌簌中时高时低地传来。风又呼呼地吹，竹林中像响起千军万马。但他俩谁也没挪一步，直到风头过去，那时高时低的声音，又很有节律地响起。

“像是从鼻孔里出来的。”果杉听出点味儿。

晓青受到启发：

“对！像是打呼噜声。爸爸喝了酒，就好打呼噜。我睡不着时，特